V
B985.1
S111K

4

蘇米譚史廣

十竹堂藏板

南宮先生譚史廣卷一

宣城肩吾郭化輯

有道徐日昌閱

海陽曰從胡正言校

僧敎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麓受水可磨米後得之抱之眠三日屬子瞻爲之銘

元章中秋登海樓詩云目窮淮海兩如銀萬道虹光育蚌珍天上若無修月戶桂枝撑損向西輪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綰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天開雲萃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賚甚渥或問之答云初叩軒陛閽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題彌勒像云如來髓釋迦骨人不識彌勒佛

米元章書畫奇絕從人借古書自臨搨臨竟併以臨書眞書還其家令自擇其一而其家不能辨也以此得人古書畫甚多東坡屢有詩譏之云畫地爲餅未必似要令癡兒出饞水又云錦囊玉軸來無

趾粲然奪真擬聖智又云巧偷豪奪古來有一笑誰似癡虎頭山谷和云百家傳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見諸水又云拙者竊鈎輒折趾皆言元章好奪取人書畫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艮嶽召芾至令書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因奏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有詩云手摩一丈石讀盡上元碑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叫內侍要唾壺閤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中字

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無虛士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聞鄉復工畫然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即出以獻御覽大稱旨俯善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匣玉鎮紙氷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陛下上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

元章春和便思弄筆札手龜不作乃自滌研若不自滌者書皆不成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萃於祕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太師楚國公跋尾元章亦被旨縉紳以爲榮遇

芾嘗被召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言曰

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東坡睡起聞米元章到東園送麥門冬飲寄詩云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此窓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親手煎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爲所涴既坐轎爲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爲戲

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皺曰透

米元章居鎮江常在甘露寺榜其所曰米老庵一日甘露大火惟李衛公塔及米老庵獨存元章作詩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庵

孔廟檜贊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

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敲金石糺治亂如一
昔百代公蔭圭璧

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田張大伯是
何老物輒欲爲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
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荅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
眞贋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笥周亦隨起索巾
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

云誠爲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
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汚矣不可用
爲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章嘗以端研呈子瞻
子瞻故唾之因以爲遺

元章云大抵畫今時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
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好事者與賞鑒之家爲
二等賞鑒家謂其篤好徧閱記錄又復心得或自
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

意作標韻至假耳目于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祕開之或笑倒余輒撫案大叫曰慙惶殺人王詵每見余作此語亦常常道每見一可笑必曰米元章道慚惶殺人

元章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元章各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廷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芾在眞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古書豎畫皆圓蓋有助于器唐皆鳳池硯中心如瓦凹故曰硯瓦因其凹勢一援其筆鋒已圓矣書畫安得不圓今硯心平如砥一援筆則褊故字畫亦褊近又有鏃心硯援筆則三角字畫安得圓哉

林希逸送余詩壺嶺共傾銀霅水墨王猶展玉樓風壺嶺謂余研山也又劉巨濟收右軍子鸞帖作贊見寄其略曰執墨帝矩作黑風雨大一尺許星五十五奇文也

王荆公於人才少所許可獨愛元章詩摘其句書之便面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之巾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米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米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虫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噱

余臨大令法帖在常州士人家不知何人取作廢帖裝褙以與沈括一日林希會章惇張詢及余于甘露寺淨名齋各出書畫至此帖余大驚曰此芾書也沈勃然曰某家所收久矣豈是君書余笑曰豈

有變主不得認物者耶

元章與大觀學士步月湖上各分韻賦詩元章獨賦無聲之詩其一乃梅松蘭菊相因于一紙上交柯互葉而不相亂

關蔚宗有褚河南所摹虞永興枕臥帖落筆精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崇寧間遇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又從之長源又靳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示以此帖追想筆法寫一遍去較其所藏玅若刻楮不復能辨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武亭侯不足當也

芾方擇壻會建康叚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

去塵眞壻也以女妻之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刹也唐沈傳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藏其寺中常以一小閣貯之米元章爲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攜之遁去僧亟訟于官官爲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爲口實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元章云余老矣每求新賞與賞鑒之家博易書畫最多不一一記上多有印記可辨無非奇筆萬金之翫自付識者擊節不爲好事道

黃寔師是言爲發運使時大暑治淸淮樓見米衣犢鼻自滌硏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團二餅亟遣人遺之趣其滌硏未畢也

元章灑落不羣冠服多用古制張大寧嘉父贊其像

曰衣冠唐制度人物晉風流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共目之曰米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遣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爲蔡絛得是卷而藏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泊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元章賦詩絕妙而人罕稱之者以書名掩之也如不及陪東坡往金山作水陸詩及棲雲閣詩殆出翰墨畦逕之表蓋有邁往凌雲之氣流出非尋規索矩者之可到

元章登金山賦云浮玉掩露石簰落潮

米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芾曰

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世傳米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涪翁云米淮揚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嘿略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蓋既不偶於俗遂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陳寺丞伯修子也嘗于枕屏效元章筆蹟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歎服因請其法元

章曰此無他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當自熟矣

元章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水於手呼爲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

子瞻云吾嘗疑元章用筆妙一時而所藏書眞僞相半元祐四年六月與張致平同過元章致平謂吾公嘗見親發鎖兩手捉書去人丈餘近輒掣去者乎元章笑遂出二三長史懷素輩十餘帖而後知平日所出皆苟以適衆目而已

元章一日見蔡魯公蔡云元章書法之妙今日可謂第一龜山須還他石曼卿佛牌第一米曰恁地時龜山却做第二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芾老矣先生勿恤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有才不入党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死不一潤色皇猷黼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子去常格

料理之生以爲何如芾皇恐世又傳米老自荐帖南宮嘗大字書曰君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笑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爲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里人知公欲還宿願于此至今祠于寺之左隅

黃山谷贈米元章云芾以能詩知名喜蓄書畫有米氏書畫史行世崇寧間爲江淮發勾捐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萬里風帆水着天麝煤鼠尾過年年滄江盡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楊次翁守丹陽米元章過郡留數日而去元章好摹易他人書畫次翁作羹以飯之曰今日爲君作河豚其實他魚元章遂疑而不食次翁笑曰公可無疑此贋本耳其行送之以詩有淮海聲名二十秋

之句林子中見之謂次翁曰公無乃過歟次翁笑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

米老云心經呪從後倒念七遍吹氣枕席間螫蟲皆不敢近試之信然

元章云有人收得虞世南與圓機書一紙剪開字字賣之至磬卿二字得麻一斗鶴口二字得銅研一枚房邨二字得芋千頭隨人好之深淺

子瞻自海外歸與元章書云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常關念但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年瘴毒耶元章荅云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爲帝宸碧落之遊異時相見乃知也其高自標置如此

米譚史廣卷一終